

困兩南  
學鈔窗  
齋摘紀  
雜錄腹談





南窗紀談

撰人 不詳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南窗紀談及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 四庫全書提要

## 南窗紀談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多記北宋時事。淳熙中袁文作甕牖閒評已引其書。則作於孝宗以前。而中有葉夢得問徐惇濟一條。又有近傅崧卿給事餽冰云云。夢得爲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時終於知福州。崧卿爲政和五年進士。高宗時終中書舍人給事中。則是書尙在南北宋閒也。中載葉景脩述延祐戊午開元宮立虞集碑一條。乃元仁宗五年事。殊不可解。檢核別本。此條獨低二格書之。乃知上一條記蔡寬夫在金陵鑿地丈餘得竈灰及朱漆匕箸事。元人讀是書者。因記王眉叟掘地丈餘得花臺魚池事。批於其旁。故稱與此事相同云云。此事卽指蔡寬夫事也。曹溶所藏之本。因傳寫者不究文義。一概錄作正文。故致是訛異耳。其書凡二十三條。袁文所引衛大夫一條。此本不載。蓋已非完書。然所記多名臣言行及訂正典故。頗足以資攷證。惟袁州女子登仙一條。龐籍見天書一條。頗涉語怪。然籍見天書一事。曲洧舊聞已載之。蓋宋人說部之通例。固無庸深詰者矣。



# 南窗紀談

宋 無名氏撰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爲所蔽。未有不爲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爲何等人。是豈逢君之欲託賤役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爲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算。時方爲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巖藪。爲天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韋堅、王珙、楊慎矜之徒。乃當任之。琯顧安而不爲恥。攷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所好耳。可不慎哉。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艮岳。以其地還民。方議其請。內出圖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觀至其閒佳處。失聲稱善。上顧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閒。不知果能不爲房琯耶。

蔡寬夫侍郎在金陵鑿地爲池。旣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竈。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竈閒有灰。又有朱漆匕箸。其旁皆甃甃。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也。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葺以爲基址者甚多。金陵蓋故都。自昔兵亂多矣。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也。葉景修曰。近延祐戊午年。王眉叟真人於清湖開元宮殿前。立虞伯生所撰碑。先用木椿打入地。然後於上立石。及木椿入地丈餘。不復可打。匠人掘示之。下有地面及花臺魚池。則與此事相同也。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東。亦必屬橐。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爾。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閒必期於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倣之。方古文未行時。雖小東亦用四六。世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

亦務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傳崧卿給事以冰餽同舍。其柬辭云。蓬萊道山。羣仙所游。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棋也。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士皆習書。有晉宋餘風。今有得唐人遺蹟。雖不知名。亦往往可觀。宋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亦少。亦勢使之然也。歐陽文集載與石公操推官書。言嘗見其二石刻。書字之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卽守道。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譎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如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歐公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斜。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之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旣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卽答書之辭觀之。其強項不服下。又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也。

葉石林問於徐惇濟曰。自坡翁名。思無邪齋。德有隣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答曰。非獅子吼寺乎。葉公笑曰。是也。蓋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宋因之。石林公旣爲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攷。掇擊三傳曰讖。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曰。吳程秉逮事鄭玄。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

語弼得無近是乎。石林大喜。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鵠。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給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苻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盛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旣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栖嘗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乃記而試之。無毫釐差。咸以爲知味。與韓相白鵠事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也。漢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稱之。杜甫上韋左丞詩。丈人試靜聽。又有丈人屋上烏。而不聞杜公爲韋之壻也。如此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來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呼。必曰丈。不知起自何時。至於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名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一本姓上無名字。

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爲盛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南節度。本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嘗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叔弼秉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啓云。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尙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其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

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兗州。有嫠婦爲其里人以僞券誣討田產。訴於官。凡十餘年。皆不得直。及文定公未去郡。而傳求龍圖初中甲科。以廷尉評事知仙源縣。初至官。嫠婦又訟於縣。求逮所訟與書券者。驗其書蹟不類。因窮治。盡得姦狀。里人既伏辜。而歸其田產與嫠婦焉。一郡驚爲神明。李公聞之。嘆曰。吾爲政於此。不能使枉者直。而又罪其嫠婦。吾甚愧之。乃以粟帛謝罪於婦。而盛薦傳公於朝。議者謂傳公發擿姦伏。固過人矣。而文定公之不諱其失。不掩人善。尤人之所難也。盛薦一作盛稱。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竝謂之使相。唐制皆簽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敕尾存其銜而不僉。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相。曹參之徒嘗爲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起於此。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將尉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皆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初唐以爲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常非之。宋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同平章事。遂以節度使加開府爲使相。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惟以爲贈官。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優。朝廷敬異。乃賜之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後漢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晉以後皆有之。唐以爲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爲寄祿官。亞開府。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罪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而肆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爲解經者之蔽。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呂文穆參政餘慶。與其弟正惠丞相。皆晉兵部侍郎琦之子也。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繼居顯位。而家無餘財。居無別業。平日俸賜。多以賑施中外。隨手而盡故也。家人嘗訴日用乏絕。正惠公曰。過得三日。則更營三日生計。如是足矣。

秦漢以來。方士言神仙。莫不白日上升。後世小說所載。往往而是。然人未嘗有目見之者。難以必其有無。惟韓文公詩敘謝自然事曰。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閒。如聆笙簫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檐楹氣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據此等語。則其自幼學。

仙而致輕舉。衆所共見者。昭然不誣。近吳興陳湯求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回言數年前。袁州一村民女子。自幼樂靜默。常獨處一室中。然初無他異。至年十八九。一旦其家聞空中笙簫之聲。女子已在室中。闔戶而坐。須臾。采雲四合。蓊鬱其舍。家人與觀者。皆莫敢前。經半日方散。開戶視之。已不見女子。久之。猶聞笙簫聲在半空。其事與謝自然相類。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晏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所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爲裁減。或賜茶。薺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權利遂興。與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唐人所飲。不過草茶。但以旗槍爲貴。多取之陽羨。猶未有所謂臘茶者。今建州製造。日新歲異。其品之精絕者。一餅直四十千。蓋一時所尙。故豪貴競市以相夸也。

呂申公爲潁州通判。歐公爲守。素不以文靖爲然。及與其子爲僚。見其學識已改觀矣。時劉原甫、王深甫皆寓居都下。四人日相從講學爲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題賦詩。申公得瘦木壺。其辭曰。天地產衆材。任材謂之智。梁桷與楹杙。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圓者中規制。嗟爾木之瘦。何異肉有贅。生成擁腫姿。賦象難取類。鑿括所不施。鈎繩爲爾廢。大匠睨而往。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終不朽器。剝剔虛其中。朱漆爲之僞。齟齬挹酒醴。施用惟其利。犧象非不珍。金壘豈不貴。幸因左右容。反見謂奇異。人之才與性。未直遠于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操礪。才無不可用。在上所錯置。飾陋就其長。皆得爲良士。執一以廢百。衆工

何由備。是惟聖人心。絕通天下志。歐陽稱賞。以爲有宰相器。案宋文鑑。豈不貴下有設之於極階。十目有注視句。

錢唐關注。字子東。家世以文雅稱。喜爲詩。有唐人之風。嘗賦松聲一篇云。夢破松聲枕上聞。睡魔夜半戰吟魂。初疑秋雨連江岸。乍覺寒潮上海門。招引好風來古寺。追隨月色下前村。晚行欲問聲來處。鬱鬱蒼波漫不分。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閒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志寫上。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祠家廟齋居。中夜恍忽閒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注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械之題曰。齋誠密記。其詩藏其曾孫益孺處。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彭資器尙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其父竝爲郡吏。兩公少從學。彭公旣魁天下。聞報之日。太守卽喻其父使罷役。且以己所乘馬及導從。并命郡吏送還家。鄉閭以爲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旣已爲狀元矣。熊孔目之子當如何。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歆豔。家學益衆。

仁宗朝。京東有劇賊。執濮州通判井淵縱掠。時蔡子正尙爲小官。建言宜如漢高元不以劫質開奸路。急

捕繫之。朝廷從其言。賊黨遂壞散。自是以才能顯。其後江西、廣東、福建路盜賊稍起。至千百爲羣。公然被鎧甲、擁旗鼓、肆爲剽掠。吏莫能禁。子正復建言。請嚴敕所屬。共除民患。時執政者記其前言。因就付以其事。遂除江西提點刑獄。子正至部。首下令。民有器甲者。與期限。俾首納。原其罪。於是競自歸納。前後得六萬餘。擇其精者。給巡捕吏兵。賊氣已奪。先是。羣盜常恃衆持兵仗。以販魚爲名。挾鹽以賣。子正復令。販魚者。齎鹽不及二十斤。衆不至五人。不持兵。皆爲良民。吏毋得問。自是人情大安。盜亦消弭。子正迄爲名帥。傳獻簡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楊前論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議。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驕矜自負之色。及出爲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所親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爲郡。謂當時有所縱捨。以自表見。柰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守行守土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歎服。

司馬溫公嘗與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難能也。吾於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愠。亦爲難矣。世以爲知言。

魏鄭公言。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而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予嘗愛此言。最切於治道。夫事形迹者。本以示公。然攷其實。未有不出於私其身者也。宋盛時。士大夫立朝論事。往往信道任誠。粲然如骨肉之相與。識者以爲美談。予聞故老道一二事。太宗平晉之初。以并州交城縣地勢險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鐵之饒。建以爲大通監。領交城、綿上二邑。大中祥符中。復廢爲縣。呂獻可



嘗宰交城。以爲宜復爲監。卽具利害奏聞。而自請就爲知監。任興復之事。且言。臣於審官院差除。已是合入通判資序。若朝廷允從所請。卽於臣別無僥倖。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爲湯飲客。或者效之。予謂不然。蓋客坐既久。恐其語多傷氣。故其欲去。則飲之以湯。前人之意。必出於此。不足爲嫌也。





兩 鈔 摘 腴

史 浩 輯

兩鈔補缺

本館據稗乘本影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兩鈔摘腴

元史 浩輯

五鳩者鳴鳩

鳴亦作雖音趨別音沮非

鳴鳩

疑即是播穀

祝鳩

一名鵲鳩

爽鳩

大明之鷹揚是也

鵲鳩

非是班鳩

鵲巢之鳩又在五鳩

之外

騶虞嚴氏作騶御虞人也非獸也呂氏作獸

左傳水昏正而裁裁築墻之板也

膏沐膏所以膏面沐蓋潘也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面脂是也